

蓝雪花

○徐湖

一天下午,从托儿所里接了孙儿回家,他说要吃桃酥,我便牵着他的小手向东街的酥瑞轩食品店走去。

已是初冬了,但阳光依然很温暖,暖和地亲吻着高楼、街道、车辆、行人……我们走在人行道上,路边四季常绿的香樟树,在茂密的树叶间,阳光洒下一地碎金。

突然,孙儿像发现新大陆似的,惊喜地叫道:“爷爷!爷爷!那是什么花?”

顺着他的指点,我看到路边一幢新建的大楼边,狭长的草地上,已经有些枯黄的绿草间,开着一朵朵蓝色的小花。

“蓝雪花。”我回答。

“真好看噢!”孙儿高兴地说。

为了不失时机地提高孙儿的认知能力,我们蹲下身子,仔细地观赏那些小蓝花。这是一种野生草本植物,在它们细细的茎上,长着窄长的叶子,茎的顶端,有着十来个小花苞,开着蓝色的花,中间点缀着一小点黄色的花蕊,每朵花都有五片花瓣,十来朵小花簇拥在一起,又形成一朵错落有致的大蓝花,就像是一颗经过精心打磨,有棱有角的蓝宝石。而细细的茎承受住顶端的大花呢,它们都微微地弯着腰。

微风吹来了,青草摆动起来,那些小小的蓝精灵也随风起舞了。忽然,我们看到在众多的小花中,有一枝花不知受到什么外来的打击,被拦腰摧折了,它摇摆着,好像在挣扎,使劲地要挺起腰来,但是不管它怎么努力,都显得徒劳。可是,它依然以最美丽的姿态,倔强地绽放着枝顶上的花。

“这朵花好可怜哟。”孙儿心痛地说。

“来,我们一起扶正它好吗?”

“好的。”孙儿点点头。

我们小心翼翼,轻轻地扶起花茎,但它已经伤得不轻了,就像是人的腰骨被折断了一样,无论我们怎么扶助,它是再也直不起腰来了。

“怎么办呢?”孙儿问。

“我们把它扶在别的花枝上,你说好吗?”

“好的。”

于是,我们把它轻轻地扶在旁边的几枝花茎间,让它依偎在它的兄弟姐妹中……

牵着孙儿的小手继续往前走,眼前总是浮现出那枝被摧折的蓝雪花,同时,也联想起了一件往事。

多年前,我曾先后采访过两位残障人士,一个是在三岁时,得了小儿麻痹症后,以轮椅为伴;一个是在五岁玩耍时,被高压电击中而失去了双臂。命运之神给他们带来了终身的不幸。

然而,他们并没有向命运屈服、低头。稍长后,在有关部门、单位和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下,他们向命运之神挑战,开始了人生的坎坷旅途。一个拜师学艺,掌握了描绘人物肖像技艺,在湖城衣裳街上设摊自谋生路。他的一生,不但自食其力,还常常为急需肖像的顾客所急,用变形而扭曲的手,不分日夜地赶制画像,因而,受到众人的赞扬。他还先后培养了几个徒弟,让肖像这门画艺传承下去。

另一个也拜师学艺,他克服了常人难于想象的困难,以足代步,慢慢地掌握了绘画写字的技能,从此,开始以绘画写字为生,经过不懈地努力,数十年来,他已成为湖州小有名气的画家,先后成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,国际口足画艺协会会员,曾出访日本进行文化交流。他的奋斗事迹一经传播,许多学校邀请他去演讲,成为了广大青少年励志的榜样。

还有呢?当我在电视里观看“残奥会”,以及介绍残障人士在人生道路上的拼搏奋斗,艰苦创业的事迹,我的心往往会被他们那种顽强不屈的精神所打动,为他们取得的成绩和事业鼓掌叫好!喝彩!

是的,他们敢于向命运抗争,为我们展现了生命中光彩的一面,就像那朵被摧折的蓝雪花,以宝石般的瑰丽,装点了我们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。

北风徘徊

○刘卫东

我与范君从小就认识,一块长大。那个年代,我们的梦想是穿上一身草绿色的军装。在我们羡慕的眼光中,他雄赳起气昂昂地应征入伍。五年的部队生涯,入党提干。退伍后,分配到小镇上的国营厂保卫科工作。没过几年,厂领导觉得他工作上认真负责,被任命为科长,人们当面背后都称他为:范科长。真是好事成双,也要上了暗恋多年在银行工作的妻子,生下了活泼可爱的女儿,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一个寒冷的冬夜,北风呼啸,他带着一身的冷气撞进了我的房间。平时总是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,此刻一脸的垂头丧气。我似乎有些不解:“哟,范科长,谁惹你了?这么不开心。”他有些沮丧地回答:“唉,别提什么科长了,那是以前的事。我下岗了!”

“下岗有什么关系,再找个工作。”同情中我安慰着他。他叹口气说:“总有些见不得人。”我又很认真地说:“没什么见不得人,又不是你一人下岗,乐观点。”

他又叹了口气:“别人倒没什么,我觉得妻子对我冷淡了不少,女儿也好像躲着我,她快要读完初中升高中。我心里难受,成了家里的包袱,总有点抬不起头。”

我只好带有安慰的口气说道:“不会的,她们并没有说什么看不起你的话,赶紧找个工作做。”他点点头。

约过了半个月,我惦记着这位“范科长”的近况,便来到了他家。在楼道间有辆旧的三轮车,车架上是新做的带底板和纱网的木头罩,明显是用来做熟食生意的。他热情地拉着我去厨房,桌上有一大盘皮黄肉白的白斩鸡。他边取筷子边说:“快尝尝我的手艺。”夹上一块,沾点佐料,感觉味道异常鲜美,十分可口。忙送上表扬:“味道赞,好吃!今天是什么日子?”

“好日子,明天有事做了。”他笑眯眯地说,一脸的喜气。

“告诉你吧,我明天上街卖白斩鸡了!”“啊!”我惊愕得睁大眼睛,几乎无法相信他“范科长”会上街做卖熟食的小生意。

“你的眼神怎么跟我妻子和女儿一样。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,除了会做保卫工作,啥也不会。”他喝了一口酒,又接着说:“衣食住行,人的基本需要。我近日反复琢磨,终于做成功了,左邻右舍都在夸我。”

我还是有些疑惑:“这能赚钱吗?”“鸡,一身的宝,鸡血、内脏、鸡毛都能卖,鸡胗上的黄皮是个中药材,当然最大的利润是鸡肉。”我似乎被他说服了。

江南的冬天,有时就像小孩的脸,说变就变。昨天还是热烘烘的,转眼就刮起大风,气温骤降,变得真快。我随着急匆匆下班的人群往家走,老远就看见他就像根电线杆似的杵在那儿,旁边站着他妻子和女儿。“风这么大,回去吧!”“爸爸,我们回家吧!”妻子与女儿都在劝他。“不行,我卖完了就回家!”他坚定地回答。

一股风从北刮来,吹得人直打颤。他妻子上前一步说:“何必呢?家里有困难,有我在,快收摊回家。”“不,不,不能全部让你承担。我要用这个摊子撑起这个家,每天必须要卖完,要筹措女儿上高中的学费……”他依然很固执。

“妈,既然老爸这么坚持,要不,咱俩把这鸡肉卖了?”看样子是个调皮的小姑娘。她皱着眉头舒展了,露出了笑脸:“好,闺女说了,那说干就干,把白围裙和袖套脱下给我。”

这时,风越刮越大,吹得那辆旧的三轮车在微微晃动。“各位叔叔阿姨,又香又嫩的白斩鸡……”清脆悦耳的声音飘散在风中,吸引住了匆忙路过的人们。只见他们夫妻俩正热情地招呼顾客,旁边的小姑娘在唱歌,又有人走了过去……

“上班去了?”“这袋垃圾放到地上,我来扔……”“买了什么好小菜……”

“今朝怎么一个人散步……”每天清晨或傍晚,类似对话在我们小区上演,对话者之一就是小区美容师:垃圾分类督导员老钱。

起初对老钱没有什么印象,只是感觉怎么又换人了。没多久,老钱就用他的麻利勤快、能说会道,在小区刷出“存在感”。每天早上7点,身着“东海乐佳环境垃圾分类”绿色马甲的老钱,停好“宇浪沙”小电驴,戴上橙色橡胶手套,拎着一把火钳,就在小区垃圾接驳点开始忙碌。开锁将居民放在接驳点空地上的各类垃圾分类投放,擦拭垃圾桶桶身,地面拖清爽,洗好抹布归置好劳动工具,拧开简易水龙头洗手,整套动作一气呵成。休息片刻,马不停蹄走到300米开外的另一小区“柳鹭新村”垃圾接驳点,重复

上述操作。劳作之余,诙谐乐观的老钱和小区居民闲聊或抖音视频取乐,成为小区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。

熟络之后得悉,刚过耳顺之年的老钱前半生颇为坎坷,年轻时在国营工厂上班,人到中年下岗重头再来。豁达的老钱没有怨天尤人,放下身段先后在两家民营企业上班,虽然工资不高,好在企业能为其购买养老保险金。因在厂里从事过特殊工种,55周岁退休后,和老伴一起帮助儿子带孙子,和老朋友“白相”,惬意得很!今年上半年,消息灵通的老伴见我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回家帮忙带娃,“恁惠”老钱接手。老婆的话肯定要听的,工作地点就在家门口,早晚各2个半钟头,工作强度不大,不耽误家里事情;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不如上班打发点时间,遂高高兴兴再就业发挥余热。

心态平和的老钱,工作用心认真,

垃圾接驳点总是清爽无异味。家里如有事体,他会找人替他“代班”,唯恐影响小区垃圾分类投放和环境卫生,从不抱怨我们老小区接驳点硬件设施薄弱,影响其星级评定。待人接物也总让人如沐春风,遇到不配合投放的居民,他委婉劝解,对方不接受,他也不懊恼,只是自己默默正确投放,以免发生不必要冲突。遇到上面检查,批评分类不准确,他也不辩解是居民在他非工作时间投放,表示,以后会多注意些。某次傍晚,忙完手头杂活,正“享用”老伴送来的“爱心晚餐”时,年轻检查员批评“怎么在吃饭?活干得怎样……”乍听“训斥”的老钱深感委屈,不过一贯对人和气的老钱不愿辩解,默默“听训”。倒是听闻此事的我们安慰,没事的,小年轻不会说话……

休息时如有居民或熟人搭讪,老钱这里就是“闲话中心”。比如“老漂族”

老曾,因语言不通非常孤独,老钱和他闲聊一二,聊解其孤寂。比如居民钱阿婆,同是南浔镇居民、照顾第三代经历,两人话题不少。我则从其话语和举动中,感受“从容淡定的夕阳红”。他说,自己和老伴身体不错又有养老金,就不和儿子住一起,规避两代人同住可能出现的“摩擦”;却劝老伴安心到儿子家帮忙,让儿子和新娘子轻松奔前程,自己家里随便点没关系,典型的中国父母呀!一般情况下,老钱自己吃好晚饭再来上班,有时因故来不及吃晚饭,他亦坚持按时上岗,老伴心疼他,会送来好吃的饭菜,笑眯眯地看着他吃,含蓄的中国爱情呀……

这样可亲可敬、平凡敬业的垃圾分类督导员,各大小区都有,正是有老钱们的辛勤付出,我们各大小区颜值才更加靓丽!

老胡

○杨苏奋

老胡是我们小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干部,年轻时,是县团委委员。工作下乡去农村,除了很远的地方坐轮船和公共汽车外,他都是走路。不过,那时大家都走路。因为大家都没有自行车。70年代初,当有了自行车以后,很多人都骑着自行车下乡。老胡也学着骑自行车。谁知学车时一不小心,从车上摔下来,把老婆刚做好的新鞋子摔破了,他看破鞋了的新鞋子就不学了。

老胡继续走路。晴天一顶草帽,雨天一把雨伞。干部精简下放时,老胡下放到雷甸公社。在公社管调解。改革开放后管治保、纪检等工作。有老百姓找他,他就走路出门。当别人有了摩托车来来去去,他就是走路。学摩托车的事,看都不看一眼。

他走过雷甸的每一个村庄,他走过德清县的大部分乡镇。听说他为了带民工去修水库,和民工们一起从雷甸走到对河口。大约有30多公里。这一走,让人记得住,这水库的水,现在是全县人民吃的生活用水。后来,有了汽车,他还是走路。工作出门,除了很远的地方,总是走路。一直走路到退休,从来没有坐车代步。

退休后在家里仍然每天坚持走路。走路成了他的习惯。年轻人走路还走不过他呢。

今年老胡93岁了。满面红光,精神矍铄。白衬衣,蓝西装。腰背笔挺。这哪里像93岁的老人?让我深深感到,贵在坚持。但这四个字,说说容易做做难。然而,老胡做到了。

银杏

○俞玉梁

(一)

银杏叶黄了
都有些兴奋
是了 一地的金黄 很美

叶绿时就不美吗
常态总是默默无闻
人啊 总是有些喜欢猎奇 变异

(二)

秋深了
银杏叶在黄了
华丽转身
整树整树
像火焰

不仅仅短暂
依依不舍
确实也好看
毫无颓颜
下场灿烂,更难

对碗底的虔诚

○范中超

记忆中,农忙的日子里,我曾开过手扶车绕地,在西北三亩地里拉过耩子;在黎明中割过麦子,用地排车拉过麦子,用牛拉着碌滚压过麦子,在皎洁的月光下扬过麦子,还在村南的磨房里磨过面,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和面做馒头……从一粒小小的麦子,到口中的白面馒头,所经过的步骤,远远超过我的记忆。当汗水慢慢爬遍衣襟,一次次近似透支似的劳作,总在潜移默化中,改变着人们对未来的看法:尽管读书不是改变人生的唯一方法,但读书一定是改变未来的最好方法。

因故乡多旱地,小时候不曾亲眼目睹过稻谷到米的转变,但曾经的日子里,跟二姐去外地拾稻子,却成了心中难忘的记忆。路途遥远,坎坷不平的土路上,除了自行车叮叮咣咣地响,还有颠簸中的屁股痛,常让人难难受。当费尽周折,

到了充满希望的地方才发现,田地里除了整齐的稻茬外,漏落的稻穗着实少得可怜。物以稀为贵,长时间的找寻中,捡到手中的每一个稻穗,每一粒稻谷,都会让人欣喜若狂。记忆中,每天的外出,我们姐弟俩能拾到一二斤稻穗,但已经是很不错了。正因这份来之不易的收获,在漫长的冬日里,能让一家人喝上几顿米糊糊,又是何等幸福的事。

后来,在县城参加工作后,曾去岳父家农忙。收稻时的割、捆、打、晒,与老家夏忙时的麦收似乎没什么两样,好似不同季节,不同地点,在上演着近似雷同的画面。田间的劳动中,每一帧,每一个画面,都是劳动与汗水的再现。因之,自从离开故乡的那一天起,每年的农忙对我来说,都已成为人生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缩影。如今,不觉在湖城生活

扫盲班

○余夫

们上课,声音里辨出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。那老师先说一遍,学员们跟着念的粗重朗诵声很快从窗口飘出,听得最清楚的四个字是“徐郭曹蔡”,因为本人也姓徐,而这“徐”排在这四个字的前面。旁边有同学说,这是在念《百家姓》,这四个算是比较大的姓,《百家姓》把它们排列在了一起。它特别能让人能记住的,是因为它们可谐音“洗锅炒菜”,而这些人,无论是农村的汉子还是常围着灶头转的妇女,一听就很形象入耳,由此也就记住了。很快,学员们也下课了,操场里欢笑声一片,就如那外河漾的水在不停翻滚。大人们自顾自,围在一个场域,说着新鲜事,展露着快活,全然不跟我们这些屁孩们搭腔。学员们气势压出我们这些“正式学生”几条田埂,我们不服气,心底里嘲笑这把岁数了还没头转的妇女,一班里有一两个顽皮学生为我们解嘲,“他们不跟我们搭话,是因为识字少自己害羞——”那个XXX的爸爸也在咋,她故意避开,不去跟她爸打招呼,怕我们知道了她是个文盲”。现在想来,也许是这些成人,自顾畅谈不暇呢。在经过漫长艰苦的劳作后,得有这么一段“全然放空”的时间,一定美好无比,他们在体验,享受着另一重人生滋味——重做学生的机会,有文化真好啊读书真好。成年男女,至少此刻没有田间农事,没有烧饭做菜、喂猪养羊,“生命承受至轻”,天性中的自由快乐由此得到释放,简直是一份富氧的空间让他们迷醉。他们果然在操场上议论起

了“洗锅炒菜”,一位长辫子的妇女恍然有悟:“原来这是四个姓啊!”

也就在那段时间,我知道了一个家住学校附近的独特男子叫宽子。说他独特是因为他不但是一个眼睛失明了,而且一条腿也不便,但不是小儿麻痹症的深那种瘸。一些好奇中躲着他“瞎眼、瘸腿”的顽劣小子常被他逮着,不是拧他们的耳朵,就是被拽裤裆的小鸡鸡,直到他们讨饶。但这个怪人对我却没那么坏。有一次我们听说村小学里他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,下课后我们前往后边小学,一排教室转角处,让同学指着跳牛皮筋女孩堆里哪个是他女儿。正指指点点辨认,宽子不知什么时候已拐到我们身边,我们吓坏了。几个同学吐着舌头跑开,宽子一旁也紧张地缩起来。宽子并没有逮我们,而是紧盯着我,用他那独眼向我一瞟,说:“这个同学可是个很聪明的孩子!”我愣住了,好半天,有同学用手肘捅了我一下才醒悟快逃,边逃那同学说“你这个‘独眼龙’在夸你呢。他怎么知道你成绩很好呀?”我成绩是很好的,他夸我,就是对知识的尊重,我没感受他的“坏”,纳闷的是他从何处了解到的。

后来我回到家里,偶尔也说起这个宽子,母亲说:别看他一个眼睛看不到了,人聪明得很——我那时不知道上天是公平的。关了这扇门,会给你开另一扇窗。宽子的确很神。后来每年的冬天,总能发现一个身穿黑皮衣的人,在我家附近的河里沿岸摸鱼,或是在湾角的革命草里用大圈网兜虾,每每很有收获,

多年。作为一个北方人,不论是白面馒头,还是看到白花花的米饭被端上餐桌时,往日辛苦劳作的画面,仍常会不觉地浮现在眼前。

劳动之苦,会带给人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可劳动之后的甘甜,也会带给人们莫大的幸福。想来正因经历过那份苦,才更懂得节约的真谛。据相关资料介绍:若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,按全国14亿人口计,一天就能节约56吨米。同时每天也在减少56吨的食堂垃圾,不经意间,也在为环保为节能减排做着贡献。因此,尽管身在都市里,不能让繁华迷惑了双眼,不能忘本,需时时对碗底怀有一颗虔诚之心,吃尽最后一粒米,一叶菜。爱惜粮食,从自身做起,从点滴做起,那不仅是对传统美德的弘扬,也是对无数默默劳动者最大的尊重!

我说扫盲班,缘何又扯出这“眼瞎又腿瘸”的宽子?是听闻他当年对村里办起那个扫盲班有贡献。他曾协助村民,帮助动员了许多本不想扫盲的村民来“识字断字”,还义务帮助修理教室,漏雨的屋顶换补新瓦、漏风的窗户塑料蒙上。并将自家的凳子椅子借给使用;他督促自己女儿的学习要“好上加好”,自买铅笔橡皮奖励学校优秀学生。在临时初一从后村搬去北面的中学后,我还听闻了宽子参加了“扫盲夜班”,识了很多字。他这个特别的扫盲生,有句话至今仍在很多村人耳边流转:“老天爷给你脑瓜子聪明,是一半聪明;有了知识文化聪明,才是整个聪明。”

